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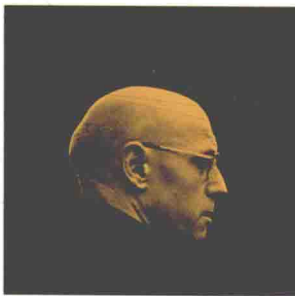
轻与重

40

# 福柯考

[法] 弗雷德里克·格霍 著 何乏笔等 译

姜丹丹 何乏笔 主编



Frédéric Gros

Michel Foucault



轻与重  
FESTINALENTE

姜丹丹 何乏笔 (Fabian Heubel) 主编

# 福柯考

【法】弗雷德里克·格霍 著 何乏笔等 译

Frédéric Gros

Michel Foucault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福柯考 / (法) 弗雷德里克·格霍著; 何乏笔, 杨凯麟, 龚卓军译.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7  
(“轻与重”文丛)

ISBN 978-7-5675-6013-0

I. ①福… II. ①格…②何…③杨…④龚… III. ①福柯(Foucault, Michel 1926—1984)—哲学思想—研究 IV. ①B565.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06769 号



VI HORAE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六点分社

企划人 倪为国

Michel Foucault (《Que sais-je?》n°3118, 4th ed. 2010)

By Frédéric Gros

Copyright ©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96

Published by agreement with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7 by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上海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09-2012-503 号

轻与重文丛

## 福柯考

主 编 姜丹丹 何乏笔  
著 者 (法) 弗雷德里克·格霍  
译 者 何乏笔 杨凯麟 龚卓军  
责任编辑 陈哲泓  
营销编辑 刘 琼  
封面设计 姚 荣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电 话 021-60821666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  
门市(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地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 店 http://hdsdcs.tmall.com

印 刷 者 上海中华商务联合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32  
印 张 7.5  
字 数 87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4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7-5675-6013-0/B·1061  
定 价 45.00 元

出 版 人 王 焰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 021-62865537 联系)

## 主 编 的 话

### 1

时下距京师同文馆设立推动西学东渐之兴起已有一百五十载。百余年来，尤其是近三十年，西学移译林林总总，汗牛充栋，累积了一代又一代中国学人从西方寻找出路的理想，以至当下中国人提出问题、关注问题、思考问题的进路和理路深受各种各样的西学所规定，而由此引发的新问题也往往被归咎于西方的影响。处在21世纪中西文化交流的新情境里，如何在译介西学时作出新的选择，又如何以新的思想姿态回应，成为我们

必须重新思考的一个严峻问题。

## 2

自晚清以来，中国一代又一代知识分子一直面临着现代性的冲击所带来的种种尖锐的提问：传统是否构成现代化进程的障碍？在中西古今的碰撞与磨合中，重构中华文化的身份与主体性如何得以实现？“五四”新文化运动带来的“中西、古今”的对立倾向能否彻底扭转？在历经沧桑之后，当下的中国经济崛起，如何重新激发中华文化生生不息的活力？在对现代性的批判与反思中，当代西方文明形态的理想模式一再经历祛魅，西方对中国的意义已然发生结构性的改变。但问题是：以何种态度应答这一改变？

中华文化的复兴，召唤对新时代所提出的精神挑战的深刻自觉，与此同时，也需要在更广阔、更细致的层面上展开文化的互动，在更深入、更充盈的跨文化思考中重建经典，既包括对古典的历史文化资源的梳理与考察，也包含对已成为古典的“现代经典”的体认与奠定。

面对种种历史危机与社会转型，欧洲学人选择一次又一次地重新解读欧洲的经典，既谦卑地尊重历史文化的真理内涵，又有抱负地重新连结文明的精神巨链，从当代问题出发，进行批判性重建。这种重新出发和叩问的勇气，值得借鉴。

3

一只螃蟹，一只蝴蝶，铸型了古罗马皇帝奥古斯都的一枚金币图案，象征一个明君应具备的双重品质，演绎了奥古斯都的座右铭：“FESTINALENTE”（慢慢地，快进）。我们化用为“轻与重”文丛的图标，旨在传递这种悠远的隐喻：轻与重，或曰：快与慢。

轻，则快，隐喻思想灵动自由；重，则慢，象征诗意栖息大地。蝴蝶之轻灵，宛如对思想芬芳的追逐，朝圣“空气的神灵”；螃蟹之沉稳，恰似对文化土壤的立足，依托“土地的重量”。

在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那里，这种悖论演绎出一种智慧：审慎的精神与平衡的探求。思想的表达和传

播，快者，易乱；慢者，易坠。故既要审慎，又求平衡。在此，可这样领会：该快时当快，坚守一种持续不断的开拓与创造；该慢时宜慢，保有一份不可或缺耐心沉潜与深耕。用不逃避重负的态度面向传统耕耘与劳作，期待思想的轻盈转化与超越。

#### 4

“轻与重”文丛，特别注重选择在欧洲（德法尤甚）与主流思想形态相平行的一种称作 *essai*（随笔）的文本。*Essai* 的词源有“平衡”（*exagium*）的涵义，也与考量、检验（*examen*）的精细联结在一起，且隐含“尝试”的意味。

这种文本孕育出的思想表达形态，承袭了从蒙田、帕斯卡尔到卢梭、尼采的传统，在 20 世纪，经过从本雅明到阿多诺，从柏格森到萨特、罗兰·巴特、福柯等诸位思想大师的传承，发展为一种富有活力的知性实践，形成一种求索和传达真理的风格。*Essai*，远不只是一种书写的风格，也成为一种思考与存在的方式。既体现思

索个体的主体性与节奏，又承载历史文化的积淀与转化，融思辨与感触、考证与诠释为一炉。

选择这样的文本，意在不渲染一种思潮、不言说一套学说或理论，而是传达西方学人如何在错综复杂的问题场域提问和解析，进而透彻理解西方学人对自身历史文化的自觉，对自身文明既自信又质疑、既肯定又批判的根本所在，而这恰恰是汉语学界还需要深思的。

提供这样的思想文化资源，旨在分享西方学者深入认知与解读欧洲经典的各种方式与问题意识，引领中国读者进一步思索传统与现代、古典文化与当代处境的复杂关系，进而为汉语学界重返中国经典研究、回应西方的经典重建做好更坚实的准备，为文化之间的平等对话创造可能性的条件。

是为序。

姜丹丹 (Dandan Jiang)

何乏笔 (Fabian Heubel)

2012年7月



## 译 序

毫无疑问,费雷德里克·格霍(Frédéric Gros)是法国年轻一辈福柯研究者的重要代表。他对福柯思想的许多面向,包括从早期到晚期,都进行了专门的探索。此外,他也长期投入到晚期福柯法兰西学院课程的整理和编辑的工作中。本书全面考察福柯思想的发展,并依据福柯自己在晚年时所提及之三轴心说,而区分为知识、权力、主体三个部分。因此,本书除了有关福柯生平的概述(龚卓军译)及结语(何乏笔译)外,另有人文科学的考古学(龚卓军译)、权力与治理性(杨凯麟译)及主体化的实践(何乏笔译)等三部分。

本书的主要特征是给予此三领域同等的份量和讨论空间,因而能描绘出福柯思想相当完整和平衡的图像。在翻译工作的过程中,我们一再惊讶于格霍教授能如此亦简明亦精准地传达福柯思想的诸种面向。因此本书相当适合作为各类读者踏入福柯理论的导读。然而难以避免的是,许多在法文原文中对读者并非造成困难的概念或句子,在转化成汉字后,便显得笨拙而难读了,因此,必须补充有关翻译问题的简单说明。

在汉语领域中,福柯的讨论曾受限于“后现代”的流行风潮。流行的特质所引起的结果是:几年福柯热之后,福柯思想的汉语转化几无产生深层的研究积累,亦无解开另类思考的力量,因此也难以使翻译质量具突破性的提升。福柯在1984年过世以后,已成为人文科学许多领域中的经典作家。我们认为,在当代汉语哲学的远景下,当今之务乃在于进行福柯哲学的严谨检验和原创转化。在此脉络下,翻译的问题极为重要。我们将本书的翻译视为在使福柯翻译迈入更为成熟、精准且具丰富涵义之途的习练工作。针对某些词汇,我们进行了长期的讨论,然而直到本书付梓前夕,仍无法达成让彼此都满意的结

果。翻译不可能是“正确”的,反而是一种无限开放的过程。尽管如此,翻译的精确度与丰富性可透过深入讨论来加以增强,并藉此深化汉语福柯研究的无穷可能。

# 福柯传略

## 1. 外省的资产阶级小孩

1926年10月15日,米歇尔·福柯诞生于普瓦捷(Poitiers)城一个富裕的资产阶级天主教传统家庭。父母双方均出身医师世家。福柯双亲共生了三个小孩:老大弗朗辛(Francine),然后是保罗·米歇尔(Paul-Michel),最小的德尼(Denys)生于1933年。福柯夫人在普瓦图的汪德弗贺(Vendeuvre-du-Poitou)有一幢漂亮的花园别墅,福柯喜欢在假期到那儿写作书稿。自1930年至1940年,米歇尔·福柯就读于普瓦捷的亨利四世公立学校,他

在学校表现杰出亮眼。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段时期发生了让他印象深刻的奥地利首相道夫斯(Dollfuss)谋杀事件(“那是我第一次感受死亡带来的强烈震撼”)。1936年,他经常接触从西班牙来的难民小孩。当小福柯宣布他不要做外科医师,而想成为历史学家时,惊动了他身边的人。米歇尔在1940年注册就读于“基督学校修士会”(frères des Écoles chrétiennes)所创建的圣史坦尼斯拉书院(collège Saint-Stanislas),普瓦捷不久之后即为德国人所占领。1943年,福柯通过了高中毕业会考,并在9月进入大学预备班,于同盟国的轰炸中,准备乌尔姆街(rue d'Ulm)高等师范学院的入学竞试。第一次竞试失败后,福柯进入巴黎亨利四世中学的大学预备班,从此离开了普瓦捷与家人相伴的环境。福柯终其一生深爱着母亲,他(在1959年父亲去世后)经常去汪德弗贺探访母亲,并于1982年决定在当地买下一幢住宅。

让·伊波利特(Jean Hyppolite,黑格尔的重要译者与评论者)时任亨利四世中学哲学教席。他的课程令人赞叹,在学生如痴如迷的眼神中,散发出一派黑格尔的思想。哲学至此不再如同形式游戏,而是让人在历史悲情

的感受中分享着集体命运。福柯后来对这位学养深厚的老师总是满怀感激,诚如他在某处题献给伊波利特的扉页中所言,他的成就“完全归功于”伊波利特。

## 2. 卓越知识分子的必经之途

1946年7月,福柯获得高等师范学院的入学许可,当时大多数人都认为这所学校校风卓著。一场因缘际会的哲学口试,让福柯与乔治·康吉拉姆(Georges Canguilhem)初度邂逅。此后四年,福柯便往来于乌尔姆街之间。当彼光复解放时期,美国的文化模式开始风行全国上下。然而,如此新潮的存在之风却开启了福柯道德苦恼的生活。他的同性情欲特质成为内在冲突的痛苦之源。战后的法国充斥着道貌岸然的清教徒风气。福柯满腔愤世嫉俗、不满社会之情。1948年曾试图自杀未果。他被分配到学院诊疗所里一间单独的房间,同时他在圣安妮(Sainte-Anne)医院固定约诊,与德雷教授(Pr. Delay)进行咨商。1950年左右,由于酒瘾问题让他开始接受快速戒断心理治疗。同时,他也展开了与某些同学间

的坚实友谊：布迪厄(P. Bourdieu)、韦纳(P. Veyne)、帕斯隆(J.-C. Passeron)、潘贵(M. Pinguet)等等。他又与哲学课老师阿尔都塞(L. Althusser)结为知交,由于阿尔都塞的影响,福柯在 1950 年加入了共产党(一直持续到 1952 年 10 月)。这个时期的共产党威望与魅力俱佳:它乃是甘冒枪决威胁进行反抗运动之党。

但当时也是福柯勤奋向学的年代,他跟随梅洛庞蒂(M. Merleau-Ponty)与波弗黑(J. Beaufret)的课程,航行于这两位战后哲学巨擘的航道之间:现象学与马克思主义,而存在主义试图于两者之间折中调和。1948 年爆发了李森科事件(affaire Lyssenko):政治上的选择,围绕着科学问题运作。资产阶级科学与无产阶级科学之分,似乎无须明证即可成立。福柯大量啃噬着黑格尔(他的哲学论文讨论黑格尔)、胡塞尔(Husserl)、马克思与海德格尔(Heidegger)的作品,同时不忘浸润于文学世界(萨德[Sade]、卡夫卡、惹内[Genet]等等)。1947 年他取得心理学的学士学位,并在 1951 年通过哲学教师资格考试(第一次的失败引发议论纷纷,有人认为是由于福柯加入共产党才不通过),其审查委员会的成员中,包含了伊波利

特与康吉拉姆。

1952 到 1955 年的福柯已结束学生生活,在高等师范学院担任辅导老师以及里耳(Lille)大学心理学助理。就他自己这方面来说,透过波利策(G. Politzer)的书写传统,他这时仍对精神分析抱持高度质疑。这段时间,他从尼采的著作以及阅读贝克特(S. Beckett)、巴塔耶(G. Bataille)、布朗肖(M. Blanchot)、克罗索斯基(P. Klossowski)与夏尔(Réne Char)的作品中得到感动与启发。同时,福柯越来越勤于接触精神医疗的环境。他在 1952 年获得了心理病理学的文凭,紧接着在 1953 年拿到了实验心理学文凭。但重要的是他与德雷教授的频繁接触,参与了最早期的精神抑制药物革命。拉康(Lacan)在圣安妮医院举行的讲座,他出席了一段时间;他曾与韦贺多(J. Verdeaux)一起造访宾史万格(L. Binswanger)(这趟旅行他还参加了精神科医师库恩[R. Kuhn]筹办的疯人嘉年华),也曾为罗夏(Rorschach)墨迹测验的图版进行诠释工作。他的第一本小书,出版于 1954 年 4 月,标题为《心理疾病与人格》(Maladie mentale et personnalité),全书仍带有马克思主义的印记。福柯不再脆弱如以往,并



于1953年5月开始与音乐家巴哈盖(J. Barraqué)展开恋情,这段关系在他前往瑞典之后告终。

### 3. 北方诸国

事实上,福柯不久便落脚于瑞典的乌普萨拉大学(Uppsala),担任法语讲师(1955年秋天)。他在那儿邂逅了杜梅齐尔(G. Dumézil),两人的友谊持续终生。他发现了乌普萨拉图书馆的医学宝藏,让他开始着手对古典时期的疯狂进行长期的档案工作。这个时期的瑞典,似乎成了一个高度宽容的国家与社会的模范。这也是作为“花花公子”的福柯的时代:他驾着一辆“美洲虎”,并对自己的服装仪表十分在意。他开了一系列课程,特别重视法国文学(从萨德到惹内、从夏多布里昂[Chateaubriand]到贝尔那诺[Bernanos])。他的职务让他可以同时邀请法国知识界的人物来访。于是,他采访了加缪(Albert Camus)、伊波利特等人。但是,福柯也经常回巴黎:1955年12月,他在巴黎与罗兰·巴特(R. Barthes)碰面,自此友谊长存;1957年7月,他在荷塞·柯